

## 援疆随笔

■ 泽仁央宗

“天色不早了”，这句话在新疆是失灵的。我到新疆开展统计对口援疆工作两月有余，前几天给云南老家朋友发消息，发完一看时间已经晚上10点多了，窗外却还是一片黄昏景色。

到伊犁调查队时，正值全疆首届住户调查技能大比武活动拉开帷幕，我接到一个任务——拍摄伊犁队住户调查入户视频。写好脚本，我和住户科的同事在辅助调查员带领下前往记账户家里。一说起新疆就想到从前在书本上学过的“三山夹两盆”，真正来到新疆，才更真实地感受到了新疆地域的宽广和辽阔。和家乡山村的山路十八弯不同，伊犁村子里的巷道横平竖直，就像置身于一个棋盘，这是我最深刻的印象。

来到记账户家中，我只说上了一句“您好”，

随后就是同事和户主大量的民族语言沟通。其实居民并不是完全不懂汉语，只是民族语言能够使他们更快理解掌握整个拍摄的流程和要点。这样的语言特色无缝穿插当地调查工作中。拍摄到纸质账本审核环节时，我才第一次真正看到了民族文字版本的账本，虽然品名、人名之类的信息我一概看不懂，但是仍然能够从清晰娟秀的字迹中感受到记账户对记账工作的重视。我和同事了解到，在伊犁除了汉语版，还有4个版本的账本，有民族之分、新旧版文字之分，每月都经业务员翻译再录入系统。在持续一周的拍摄剪辑之后，我学会了第一句维吾尔语“伊孜布斯莱”，意思是“（您家的收支账）都记上了”。

再一次密集入户是开展两项调查专项工作。队里抽调干部组成工作小组，除了学习执行手册、检查设备、演练流程，各组少数民族干部还

须提前熟悉问卷练习翻译，应对需要双语沟通的情况。我们利用5天时间集中开展入户访问。有一次我和同事敲门进到一处平房院落，说明来意后，户主利索地拿来梯子爬到葡萄架下，现场剪了一串葡萄冲洗装盘，热情地招呼我们边吃边聊，这是我吃过最“新鲜”的葡萄了。作为调查员，每到一家调查户，我都会在开始前先向调查对象说明调查意义，在临别时再次感谢调查户的积极配合，居民总是客气热情地回应。有位大叔还对我说：“辛苦你们到家里了解我们的生活，感谢国家的关心，配合你们是我应该要做的。”那次对话令我记忆犹新。

在新疆的时光总让我在不经意间想到家乡，奶茶让我想到酥油茶，碎肉拌面让我想到红三剁。工作上我会想到有些云南经验，我们一同在这里讨论借鉴，在新疆看到学到的特色做法，我也想带回云南因地制宜地推广……

沙鸥翔集

罗国晰摄



海上风车

王春柳 摄

## 上学路

■ 黄艳

小时候，我住在外婆家，在镇中心幼儿园、小学就读，从外婆家到学校的上学路承载了我整个快乐童年。

夏末，天才翻出鱼肚白，蒙蒙亮，白昼与黑夜胶着，眼见的已经露出了胜利的曙光，大人们早已出门到自家承包地里干活了，我们小孩子们也已起床准备上学。自己上土灶做早饭，稻草干柴生火往灶膛里一塞，干打垒的土房子烟囱上就徐徐升起了炊烟。在澡盆大的锅里放上一小块猪油，站在凳子上，双手拿着跟自己脸蛋差不多大的锅铲把昨晚剩的冷饭和着猪油炒得香喷喷，起锅，倒上酱油，拌匀。这是小时候常吃的早饭，当然有时候也会做锅巴，捏成拳头大小，中间夹点农家自制咸菜，糊香糊香的，上学的路上吃，真香啊！

夏天放学的时候正是最热的时候，火辣辣的太阳高高悬着。走在回家的路上，不时地回头看，期望着有熟悉的同学或者家长骑着自行车过来，可以搭一程。最开心的就是听到后面有柴油机的轰鸣声，因为十有八九是舅舅开着拖拉机来了，坐在拖拉机上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峰。下雨天是很糟糕的，路面积水形成深深浅浅的水坑，经过车压脚踩，路上的泥巴成了泥浆。那时候习惯不穿雨鞋，大伙儿都会把裤脚挽得高高的，光脚板或者穿凉鞋走在路上，泥浆就会从脚丫子中间挤出来，有痒痒麻麻独特的触感，这条通往学校的道路真是充满乐趣啊。

深秋初冬的早晨，天地间经常一片白雾，几米开外就看不清了，小伙伴们背着书包隐入其中，剩下一个个黑点。在雾中作弄人，在雾中嬉戏，在雾中说着悄悄话，不时传来一阵阵的大笑声。那时候，田间是土路，村里是土路，大马路也是土路，路的两边长满了野草，露珠晶莹，穿着白球鞋走在土路上，踏起一层灰，然后再被露水打湿，鞋就脏了，可是农村的孩子哪里怕脏，依然嬉嬉打闹着朝着学校的方向走去。路两边田里的稻谷已经收割完，稻草被扎成一把一把的立在田里，像一座座三角形的小塔。那时农村的女孩子野，不懂矜持，跟男孩子们一样，抓一把稻草，在尾部点燃，然后在路上拖着跑着比赛，看谁先到达指定地点而稻草还没有烧完，远远看去就是一团团飞快移动的光点。没怎么干枯的稻草燃烧不充分，冒出浓浓的烟，和着燃烧后的稻草灰、土路上扬起的灰在大雾中弥漫开来，落后的小伙伴就只有被烟熏，扑得满头满脸的灰，却相互“鄙视”着，笑得比谁都开心，呵，真是一条开心的上学路！

没有家长接送，大伙儿坐着“11路公交车”，高年级的哥哥姐姐带着低年级的弟弟妹妹们，一起奔跑，一起呼喊，一起长大。如今，上学路变成了柏油马路，车也多了，但不变的是开学季，是读书郎。

## 秋思

■ 程洪波

天高云淡 归雁成行  
徐徐清风吹遍万里青纱帐  
夕阳照水 雾霭茫茫  
机械轰鸣弹奏一曲沃野和弦  
留下的汗水换来颗粒满仓  
炊烟袅袅 五谷飘香  
叶落纷纷铺就满地金黄  
将农人的欢歌笑语  
在冬日的白雪中静静掩藏  
守护又一个春暖花开的期望



桃子熟了

刘小靖 作

■ 蔡雅萍

虽已临近秋天，空气中仍残留暑气。下班走在回家的林荫路上，树上知了声嘶力竭地“吱一吱一”叫着。穿过街巷，望见街角的明黄色的“四果汤”招牌，如望梅止渴般，我心里涌起一阵凉意。

四果汤是刻在我脑海里的夏日记忆，是最受福建闽南人欢迎的夏季消暑的甜品。四果汤里的所谓“果”，指的是甜品里的小料。在我小的时候，四果汤真的就只有“四果”，大都是“阿达子”，石花，菠萝和绿豆，各家门店摊位配料略有不同，也有不放绿豆，而是换成白木耳或者莲子的。一般也没有正规门店，街角处支个摊位，一个装着大块冰砖的泡沫保温箱，四种配料和蜂蜜水一字排开，再摆上一张矮桌子，两把凳子，一个四果汤摊位便开张了。这种摊位一般是夫妻档，老板娘负责招呼客人，装配小料，老板则主要负责刨制冰沙，这可是个力气活。手工刨冰机的形状就像特大号的厨房用的刨丝器，木制的框架约50公分高，朝上的那一面斜斜嵌着锋利的刀片。老板用一块干净的毛巾覆盖在冰砖上面增加手持摩擦力，然后沿着刀片两侧用力推动冰砖，随着

“吡吡”的摩擦声，冰沙便从刀片下方扑扑簌簌地落进装着小料的碗里。

思绪回到现实，我迈入一家店中，点了一碗四果汤。如今的四果汤的小料可不止四种，称之为“十果”都不为过。解暑的绿豆白木耳，祛湿的薏米红豆，晶莹爽口的仙草石花冻，软糯弹牙的“阿达子”芋圆，脆甜可口的西瓜和沁香扑鼻的菠萝，再撒上一把甜香葡萄干，热热闹闹地挤在透明的塑料碗里，五彩缤纷，煞是诱人。往盛满小料的碗里浇上熬得浓浓的蜂蜜水之后，只见四果汤店的老板，一手托住碗底，一手打开刨冰机，随着机器“嗡嗡”地响动，绵密的冰沙便簌簌地从出冰口洒落下来，很快就在碗里堆成一座冒尖的冰山，配上冰沙下色彩丰富的食材，就像皑皑白雪覆盖着丰饶的大地。

拿起勺子，穿过最上层的冰沙向下挖去，如开盲盒一般，你不知道会挖到什么样的小料。或软糯或脆爽或弹牙的食材被勺子带出来，再经过冰沙寒气的洗礼，送入口中，瞬间一股甜蜜的凉意在口中爆开，暑气全消。吃四果汤的时候，人们通常都是安静的，不玩手机不聊天，就专注于这一碗清凉。一则四果汤得抓紧时间吃，否则冰沙都化成水了。二则四果汤口感极

其丰富，各种食材交织，每一口都是不同的味道和体验，让人们对下一口满怀期待，根本停不下来。

据这家店的老板所说，他一天可以卖出一千多碗四果汤。我错愕道：“哇！你生意很好啊！”老板自豪地说：“那当然，我家的四果汤可是最正宗的‘古早味’。”“古早味”在闽南人的理解中，就是手工传承的味道，在没有大规模食品工业制成品的年代，一家家小店用朴素的天然食材，带着制作者手心的温度，抚慰着游子的思乡之情。老板介绍到，他家的石花，是海石花草加水熬煮一个小时之后，过滤放凉冷藏凝结而成，他家的“阿达子”芋圆，是每天用木薯粉新鲜现制的，绝不速冻的半成品，为的就是软糯弹牙的口感。因此要经营好一家正宗的“古早味”四果汤店绝非易事，一大早便要开始准备各色食材，每种食材熬煮时间不同，错落有致间才能完成各种口感的碰撞。

听完老板的介绍，我不禁感慨：“那也很辛苦啊！”“辛苦？不会不会，不会辛苦！”“我二十出头就来到这座城市打拼，靠着这家店养大了两个儿子，有钱赚就不会辛苦！”老板哈哈大笑，爽朗的笑声在夏夜中回荡。

## 四果汤